

湘军史料丛刊

曾国藩年谱

附 事略/荣哀录

黎庶昌·岳麓书社

卷一

太傅曾文正公，讳国藩，字涤生原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先世居楚之衡阳。国初有名孟学者，始迁湘乡之大界里，遂为湘乡人。孟学生元吉。元吉之仲子曰辅臣者，公之高祖也。辅臣生竟希，诰赠光禄大夫；妣彭氏，诰赠一品夫人。竟希生玉屏，字星冈，是为公王父，初封中宪大夫，累赠光禄大夫；妣王氏，初封恭人，累赠一品夫人。

曾氏自明以来世业农，积善孝友，而不显于世。星冈公少时善任侠，已乃折节下士。尝曰：“吾少耽游惰，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，或日高酣寝，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。余闻而立起自责，货马徒行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。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，居枕高嵎山下，垄峻如梯，田小如瓦，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，然后耕夫易于从事。吾听宵行水，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，观露上禾颠以为乐；种蔬半畦，晨而耘吾任之，夕而粪佣保任之，入而饲豕，出而养鱼，彼此杂职之。凡菜、茹手植而手摘者，其味弥甘；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，食之弥安也。吾宗自元明居衡阳之庙山，久无祠宇。吾谋之宗族诸老，建立祠堂，岁以十月致祭。自国初迁居湘乡，至吾曾祖元吉公，基业始宏。吾又谋之宗族，别立祀典，岁以三月致祭。世人礼神徼福，求诸幽遐。吾以为神之陟降，莫亲于祖考，故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，而他祀姑阙焉。后世虽贫，礼不可隳；子孙虽愚，家祭不可简也。吾早岁失学，壮而引为深耻。既令子姓出就名师，又好宾接文士，候望音尘，

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，此心乃快。其次老成端士，敬礼不怠，其下泛应群伦，至于巫医、僧徒、堪舆、星命之流，吾屏斥之惟恐不远。旧姻穷乏，遇之惟恐不隆。识者观一门宾客之雅正疏数，而卜家之兴败，理无爽者。乡党戚好吉则贺，丧则吊，有疾则问，人道之常也，吾必践焉，必躬焉，财不足以及物，吾以力助焉。邻里讼争，吾常居间以解两家之纷。其尤无状者，厉辞诘责，势若霆摧，而理如的破，悍夫往往神沮，或具尊酒通殷勤，一笑散去。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，在上则息万物之器，其道一耳。津梁、道途废坏不治者，孤嫠衰疾无告者，量吾力之所能，随时图之，不无小补。若必待富而后谋，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矣。”

星冈公生三子：长曰竹亭，讳麟书，累封光禄大夫，公之父也；仲曰上台，早卒；季曰骥云，以公贵，累封光禄大夫。竹亭封翁生子五人：公居长；次国潢，字澄侯；次国华，字温甫；次国荃，字沅浦；次国葆，字事恒。

封翁积苦力学，久困于学政之试，徒步囊笔以干有司，年四十三始补县学生员。事星冈公以孝闻。星冈公生平督子最严。往往稠人广坐，壮声呵斥。或有不快于他人，亦痛绳其子，竟日嗃嗃，诘数愆尤。封翁屏气负墙，蹑蹑徐进，愉色如初。星冈公晚年病痿痹，动止不良，又暗不能言。即有所需，以颐使，以目求，即有苦，蹙额而已。封翁朝夕奉事，常先意而得之。夜侍寝处，星冈公雅不欲频频惊召，而他仆殊不称意。前后洩益数，一夕六七起。封翁时其将起，则进器承之，少间又如之，听于无声不失分寸。严寒大洩，则令他人启移手足，而身翼护之。或微沾污，辄涤除。易中衣，拂动甚微。终宵惕息。明旦则骥云入侍，奉事一如封翁之法。久而诸孙孙妇、内外长幼感化训习，争取垢污褊裤浣濯为乐，不知其有臭秽，或挽榼舆游戏庭中，各有常程。病

凡三载，封翁未尝一日安枕也。

妣江太夫人，同邑江沛霖女。事舅姑四十余年，饘羹必躬，在视必恪，宾祭之仪，百方检飭，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。

江太夫人以嘉庆辛未年十月十一日亥时，诞公于白阳坪里第。是时，竟希公年七十矣。忽梦有巨物蜿蜒自空而下，首属于梁，尾蟠于柱，鳞甲森然，不敢逼视。竟希公惊寤，已而公生。年十六，应郡县试，旋取侑生。

道光十三年。补县学生员。学使为岳镇南。明年甲午科乡试，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。时年二十四。座主为徐云瑞、许乃安，房师为张启庚。

十八年。戊戌科会试，中试第三十八名贡士。座主为穆彭阿、朱士彦、吴文煊、廖鸿荃，房师为季芝昌。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。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朝考进呈拟一等第三名，宣宗拔置第二名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庚子科散馆，二等第十九名，授检讨。旋派顺天乡试磨勘官。

二十一年。十月，充国史馆协修官。

二十三年。三月，大考翰詹，列二等第一名。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升用。六月，诏以公为四川正考官，赵楫副之。七月，补翰林院侍讲。十一月，回京充文渊阁校理。

二十四年。二月，侍班于文渊阁，观经筵大典。五月，召见于勤政殿，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。十二月，转补翰林院侍读。

二十五年。乙巳科会试充第十八房同考官。五月，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。九月，擢翰林院侍讲学士。谢恩召见。十二月，补日讲起居注官，充文渊阁直阁事。

二十七年。大考翰詹列二等。奉旨记名，遇缺题奏，赏大卷缎二件。六月，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。谢恩召见于勤政殿。充考试汉教习阅卷大臣。七月，公弟国荃补县学生员。十月，充

武会试正总裁，又派殿试读卷大臣。

二十八年。七月，公弟国荃补廪膳生。九月，充稽察中书科事务。

二十九年。正月，诏授礼部右侍郎。谢恩召见，上嘉勉焉。二月十四日，值班召见。三十日又召见。每有奏对，上辄嘉赏。八月，兼署兵部右侍郎，充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。九月，充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。十月，充顺天武乡试校射大臣。

三十年。正月十四日，宣宗成皇帝升遐。文宗嗣位，咨以郊配庙祔大礼。公具疏条陈，上嘉纳之。二月，内赐遗念衣一件、玉珮一事。三月，应诏陈言，奉旨奖许，举行日讲事宜。四月，充庚戌科会试复试阅卷大臣，又派朝考阅卷大臣。五月，礼部考试优贡。六月，兼署工部左侍郎，充朝考拔贡阅卷大臣。七月，公弟国葆补县学生员。八月，召见询以工部职务，奏对称旨。充考试国子监学正学录阅卷大臣。九月，充宣宗梓宫前恭捧册宝大臣，礼毕加二级。十月，兼署兵部左侍郎。

咸丰元年。诏中外大臣保举贤才。公疏荐浙江知县江忠源可大用，得旨赴部引见。三月，疏陈简练军实，以裕国用。召见嘉勉。四月，上敬陈圣德一疏。语多切直，朝士皆忧其获谴，及优诏褒答，一时称盛事焉。五月，兼署刑部左侍郎。八月，充顺天乡试搜检大臣。十月，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，沈兆霖副之。试竣复命，召见。十一月，监视郊坛开工。十二月，上备陈民间疾苦一疏，奉旨交部议奏。监视慕陵隧道开工。

咸丰二年。正月，兼署吏部左侍郎。二月，随扈祗谒慕陵。三月，疏请宽免胜保处分，以广言路。上嘉纳之。充壬子科会试搜检大臣，又派恭送太庙册宝大臣。四月，以宣宗升配，恩加一级。六月，诏以公为江西正考官。谢恩，附奏试竣回籍。朱批允

之。七月，行次安徽太湖县，闻母江太夫人之讣，匍匐奔丧。八月，抵家。九月，葬江太夫人。

时粤匪洪秀全等由广西窜长沙，围攻三阅月不克。十月解围去，掠船浮洞庭湖而下，陷岳州。十一月，陷汉阳。十二月，陷武昌¹〈省城〉。湖北巡抚常大淳等死之。大江南北，土匪蜂起。

诏谕湖南巡抚张亮基曰：“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，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。着该抚传旨，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、搜查土匪事宜，伊必尽心，不负委任。”亮基录诏示公。公以奉讳归家，不宜与闻军事，草疏恳〈请〉终制。方发使就道，适庶吉士郭嵩焘至，力劝公出，公弟国荃亦赞之。于是始治兵于长沙。命罗泽南、王鑫等领湘勇三营，仿明戚继光束伍成法，逐日操练。是为湘军创立之始。泽南初以诸生讲学，家居湘乡，知县朱孙诒檄办团练有效。公欲招与治军，泽南不可。公使其友刘蓉说之，泽南始应命。凡营制、营规，公皆与商榷订定，其门弟子后多为名将云。

咸丰三年。正月，编查保甲，设发审局。一时巨奸大慝多被诛戮，盗贼屏息，莠民多改而从善，远近大欢。遣刘长佑、李辅朝、王鑫搜剿常宁、耒阳土匪，贼闻风惊溃。遣罗泽南讨衡山土匪，破平之。〈奉上谕：“封疆大吏翦除首恶，即可保卫善良。着该署督抚等会同在籍侍郎曾国藩体察情形，应如何设法团练以资保卫之处，悉心妥筹办理。”〉钦此。〉

时粤匪洪秀全奔武昌，劫众东下，男妇数十万人，舳舻蔽江，迭陷沿江郡县。²十七日，陷安庆〈省城〉。二月初十日，陷金陵，据为伪都。将军祥厚、总督陆建瀛等死之。钦差大臣向荣追师驻金陵城外，号江南大营。诏授江忠源为湖北按察使，飭赴江南大营帮办军务。会湖北崇、通两邑土匪大起，公遣军与忠源会剿平

之。忠源乃率师而东。

三月，诏以骆秉章署理湖南巡抚。时永、桂以上会匪充斥，乱者纷起。每警报至，公酌量缓急，分营往捕。议定即传檄促行，遣左右料简军装、火药，军行无逾两日者。所至捕斩首恶，搜查余党，数日而定，乡里晏然。

四月，江忠源师次九江。值安庆再陷，贼船上犯湖口。忠源侦知贼所向，即日间道驰赴南昌。部署略定而贼至。忠源告急于湖南。公檄江忠淑由浏阳赴江西，朱孙诒、罗泽南等由醴陵继进；另派镇算兵千人，令夏廷樾总统之。会朱孙诒有违言，湘勇无统帅，郭嵩焘说孙诒率所部以行，嵩焘因亦随行。是为湘军出境剿贼之始。

六月，公疏荐参将塔齐布、千总诸殿元，请破格超擢。奉旨塔齐布赏副将衔，诸殿元以守备用。

七月，湘军抵南昌。南昌城外贼垒惟文孝庙数座，官军屡攻不能克，日有死伤。郭嵩焘偶获贼谍讯之，则贼皆舟居，文孝庙贼垒环三面筑墙而虚其后，专以翼蔽贼舟而已。嵩焘因献议曰：

“东南各行省州县多阻水江湖，一日遇风，连数百里，贼舟瞬息可达。官兵率由陆路蹶之，其势常不及。长江数千里之险，遂独为贼所有。且贼上犯以舟楫，而官军以营垒御之，求与一战而不可得，宜贼势之日昌也。”忠源大韪之。即日具疏，请飭湖南、湖北、四川仿照广东拖罟船式，各造战舰数十。飭广东制备炮位以供战舰之用，并交曾国藩管带部署。奉旨允行。长江水师之议自此始。

八月，公疏称衡、永、郴、桂匪徒聚集之藪，数月以来巨案迭出，即日移驻衡州，就近调度。盖提督鲍起豹时与公相齟齬，营兵与湘勇断断不和，至有械斗之案。衡州之行，所以避之也。

公既至衡州，衡阳廩生彭玉麟故有名，公一见器之。又调湘阴外委杨载福至，并令帮办弟国葆营务。国葆力荐彭、杨之才当任一军，不宜屈为帮办。公方谋治水师，乃檄二人各募水勇，领一营。彭、杨受命。治水师自此始。

南昌解严。贼陷九江府，分股窜湖北。署湖广总督张亮基师溃于田家镇。江忠源间道驰援，战不利。北屯、广济贼遂趋武昌。诏以吴文镕为湖广总督。文镕，公座师也。闻警急驰赴鄂，而贼已陷黄州、汉阳，北扰德安，南及兴国。岳州戒严。公与湖南巡抚骆秉章筹办防堵，檄调援江西诸军回湘。

〈奉〉上谕：“长江上游，武昌最为扼要，若稍有疏虞，则全楚震动。着骆秉章、曾国藩选派兵勇，〈并〉酌拨炮船，派委得力镇将驰赴下游与吴文镕等会合剿办。〈力遏贼锋，毋稍延误。〉”钦此。〉

〈奉〉上谕：“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，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。着酌带练勇驰赴湖北，所需军饷等项着骆秉章筹拨供支。两湖唇齿相依，自应不分畛域，一体统筹也。”钦此。〉吴文镕复屡疏请援师。朝廷〈以武昌万分危急，〉益趋公北行。会武昌解严，公疏请暂缓赴鄂。又言“该匪以舟楫为巢穴，欲加攻剿，必以战船为第一务。臣拟在衡州试办，俟有头绪，即请亲自统带，驰赴下游。”〈奉〉朱批：“所虑甚是。汝能斟酌缓急，甚属可嘉。”钦此。

十月，江忠源疏请飭公以所练六千人出省剿贼。奉旨报可。〈奉〉上谕：“湖北情形紧要，已有旨令江忠源暂留剿贼，着曾国藩带楚勇六千人，酌配炮械，筹雇船只，驶出洞庭湖，由大江迎头截剿，肃清江面贼船。”钦此。〉〈江〉忠源回军汉阳。诏授〈忠源〉为安徽巡抚，并谕：“楚皖一体，斟酌缓急，相机进剿。”时安庆已为贼踞，议建庐州为省会。忠源受命，力疾北趋庐州。

十一月，〈奉〉上谕：“宋晋奏曾国藩乡望素孚，人乐为用，请

飭挑选练勇，雇觅船只，顺流东下，与江忠源水陆夹击。”上以疏示公。谕曰：“现在安徽逆匪连陷桐城、舒城，逼近庐郡，吕贤基殉难，江忠源患病，皖省情形危急。总由江面无水师拦截进剿，任令贼踪往来自如。该侍郎前奏亦曾虑及。着即趲办船只炮位，并前募勇六千，由洞庭湖驶入大江，与江忠源水陆夹击。该侍郎忠诚素著，兼有胆识，朕所素知，必能统筹全局，不负委任也。”公疏称筹备水陆各军赴援安徽，〈而船炮未齐，〉须俟购买夷炮、广炮千尊解到乃可成行。又请设立水路粮台。〈奉〉朱批：“现在安徽待援甚急，若必偏执己见，则太觉迟缓。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，故特命汝赴援，以济燃眉。今观汝奏，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。试问汝之才力能乎？否乎？平时漫自矜诩，以为无出己之右者，及至临事，果能尽符其言甚好，若稍涉张皇，岂不貽笑于天下？着设法赶紧赴援，能早一步，即得一步之益。汝能自担重任，迥非畏葸者比。言既出诸汝口，必须尽如所言，办与朕看。”公疏称：“饷乏兵单，成效不敢必，与其将来毫无功效，受大言欺君之罪，不如此时据实陈明，受畏葸不前之罪。”〈奉〉朱批：“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，然汝之心可质天日，非独朕知；若甘受畏葸之罪，殊属非是。”钦此。常宁土匪攻陷县城，连陷嘉禾、兰山二县，遣弟国葆及储玖躬等讨平之。

十二月，疏称：“衡、永、郴、桂尚有会匪餘党，实为湖南巨患，亦是臣经手未完之件。”〈奉〉朱批：“汝以在籍人员能如是出力，已属可嘉。着知会抚臣剿办，或有汝素来深信之绅士酌量办理亦可。”钦此。贼陷庐州府，安徽巡抚江忠源死之。

咸丰四年。正月，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歿于黄州。武昌戒严。〈奉〉上谕：“此时惟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迅速顺流而下，直抵武昌，可以扼贼之吭。此举关系南北大局，甚为紧要，该侍郎应能

深悉紧急情形，兼程赴援也。”

先是，公在衡州创立水师，前无成法，每遇广东员弁及长年三老能行船者，周咨博采，屡更其制。后乃稍仿广东拖罟、快蟹、长龙之式增置桨座，命守备成名标监督之。〈另〉檄广西〈之〉同知褚汝航、夏銓等分设一厂于湘潭。既成军，邀长沙黄冕观之。冕献言曰：“吾出入兵间十馀年，所见军容整齐无及此者。然长江千里，汉港纷岐，贼船易于藏匿。江南小战船曰三板者，每营请添十号，以备搜剿汉港之用。”公大韪之。即日改定营制。每营置快蟹一，营官领之；长龙十，曰正哨；三板十，曰副哨。快蟹桨工二十八人，橹八人；长龙桨工十六人，橹四人；三板桨工十人。每船另置炮手三人，舱长一人，头工二人，舵工一人，副舵二人。水师之制于是大备。

公既闻江忠源、吴文熔相继殉节，乃经营东征。募水师五千人，以褚汝航为总统，而成名标、诸殿元、杨载福、彭玉麟、邹汉章、龙献琛等分领之。又募陆师五千人，以塔齐布为先锋，而周凤山、储汝躬、林源恩、邹世琦、邹寿璋、杨名声及弟国葆等分领之。始设立八所：曰文案所，曰内银钱所，曰外银钱所，曰军械所，曰火器所，曰侦探所，曰发审所，曰采编所，皆委员司之。赍米、煤、盐、油及军火器械、载民船百数十号以行。员弁勇夫共一万七千馀人。军容于斯为盛。

二月，贼陷岳州府，遂由湘阴趋靖港，陷宁乡。骆秉章遣王鑫败贼于乔口。公舟师次长沙，遣弟国葆及褚汝躬、赵焕联等分道攻剿。汝躬破贼于宁乡，逐北阵亡。贼大奔溃，遣舟师追击走之。时贵州候补道胡林翼应前总督吴文鎔之调，带练勇六百名由黔赴鄂。行次金口，闻文鎔已歿。贼舟上犯，蔽遮不得前。公急调之回湘，咨商骆秉章支給饷糈。胡林翼以一军从公剿贼自此始。

〈奉〉上谕：“据青麟奏称，探闻曾国藩带勇已距金口百有馀里，贵州道员胡林翼随同前来，现复退往上游。贼船飘忽上窜，急须出其不意，顺流袭击。该侍郎炮船早入楚北，胡林翼何以退守金口？着曾国藩飭知该道迅速前进，毋稍迟延。”公疏陈胡林翼未能赴鄂之由，且称林翼之才胜臣十倍，将来可倚以办贼。旋檄林翼剿崇阳、通城土匪，又令塔齐布往助之。官军既克湘阴，贼之在岳州者全数遁逸。

三月，公至岳州搜捕西湖徐匪。巡抚骆秉章疏请留公暂缓赴鄂。朱批：“楚南之贼明系分窜，现在湖北尚有多贼。曾国藩炮船原为肃清江面，第此时道路不通，暂可留在湖南剿办，亦不能专待事竣缓缓北上，楚南办有头绪，仍应速赴湖北为是。曾国藩素明大义，谅不至专顾桑梓，置全局于不问，北重于南，皖、鄂重于楚南，此不易之局也。”又奉寄谕：“此时得力舟师，专恃曾国藩水师一军，倘涉迟滞，致令汉阳大股窜据武昌，则江路更形阻隔。朕既以剿贼重任畀之，曾国藩一切军情不为遥制。”钦此。

先是，公派陆军由崇、通剿贼，冀以次扫荡，进援武昌，而自统水师顺流而下。既至岳州，遭风撞损炮船，而王鑫之军抵羊楼司者遇贼溃回。贼乘胜上犯，公弟国葆及邹寿璋、杨名声等营皆溃退入城。贼攻城甚急，公檄舟师登岸击贼，拔出城中军民，退保长沙。因上疏自劾。〈奉〉上谕：“曾国藩奏水陆各军接仗情形，并自请治罪一摺。此次岳州水军虽获小胜，惟因陆路失利，以致贼匪复行上窜。曾国藩统领水陆诸军，调度无方，实难辞咎，着交部严加议处。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巡〔剿〕，克复岳州，即衍〔行〕赴援武昌，毋得再有迟误。”又奉谕：“曾国藩所统各勇为数过多，既须剿办粤匪，又须搜捕土匪。即如所奏，有拨赴平江、通城者，有拨赴临湘、蒲圻者，又有不能依限前进者，散布

各处，照料既不能周，剿捕自难得力。一有败衄，人无固志，似此何能力图进取？此时肃清江面专恃此军，曾国藩初次接仗即有挫失，且战船被风沉损多只，何事机不顺若是？现在湖北待援孔亟，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，不为通筹大局之计，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？”欽此。

先是，公在衡州奏请原任湖北巡抚杨健入祀乡贤祠，部议革职，至是奉旨改为降二级调用。胡林翼败贼于上塔市；塔齐布败贼于河平。公因长沙戒严，檄胡林翼、塔齐布回湖助防。贼据靖港，分股由宁乡陷湘潭，遂于湘水上游掠民船数百，竖立木城以阻援师。二十八日，塔齐布率师赴援，大捷于湘潭，斩馘数千级。四月初一日，公遣杨载福等率水师援湘潭，复会陆军大破之。初二日，公亲督师邀击贼于靖港，西南风发，水势迅急，为贼所乘，师溃。公自投于水，左右救之获免。而是日水师之在湘潭者，复大捷。初三日，水师焚贼船净尽；塔齐布诸军复获大胜。初五日，克湘潭县。自粤匪称乱以来，此次始受大创，官兵亦稍自奋，人人有杀敌致果之心矣。

公回长沙，重整水陆各军。因言：“吾水陆万人非不多，而遇贼即溃。岳州之败，水师拒敌者杨载福一营；湘潭之战，陆师塔齐布两营，水师杨载福两营。用此益知兵贵精不贵多。”而引诸葛公祁山之败，且谋减兵省食，勤求已过。又曰：“古人用兵，先明功罪、赏罚。今时事艰难，贤人君子大半潜伏。吾以义声倡导乡人，同履危亡之地，诸君之初从我，非以利动也。故于法亦有所难施，所以两次致败，其弊亦由于此。”公奏湘潭、靖港胜负各情，并〈上疏〉自劾。〈奉〉上谕：“屯聚靖港逆船，经曾国藩亲督舟师进剿，虽小有斩获，旋以风利水急，战船被焚，以致兵勇多有溃败。据曾国藩自请从重治罪，实属咎有应得。姑念湘潭全

胜，水勇甚为出力，着加恩免其治罪，即行革职，仍赶紧督勇剿贼，带罪自效。湖南提督鲍起豹，自贼窜湖南以来，并未带兵出省，迭次奏报军务，仅止列衔会奏。提督有统辖全省官兵之责，似此株守无能，实属大负委任。鲍起豹着即革职，所有湖南提督印务，即着塔齐布暂行署理。”又〈奏〉上谕：“曾国藩统领舟师，屡有挫失，此摺所陈纰缪各情，朕亦不复过加谴责。现在所存水陆各勇仅集有四千余人，若率以东下，诚恐兵力太单。该革员现复添修战船，换募水勇，据称一两月间当有起色。果能确有把握，亦尚不难转败为功。目下楚北贼踪由应山窜回德安，随州之贼亦回武汉，是鄂省望援甚急，该抚等务当督飭水陆各军迅将此股败窜之匪歼灭净尽，兼可赴援武昌，以顾大局。”欽此。

五月，公疏称：“现将水陆各军严汰月〔另〕募，重整规模，一俟料理完竣，即星夜遄征，誓灭此贼，以雪挫败之耻，以赎延延之罪。”〈奉〉上谕：“曾国藩添募水陆兵勇及新造、重修战船，既据奏称已可集事，则肃清江面之举，仍借此一军，以资得力。塔齐布胆识俱壮，堪膺剿贼之任。着骆秉章即飭统领弁兵迅速出境。曾国藩与该署提督共办一事，尤应谋定后战，务期确有把握，万不可徒事孟浪，再致挫失也。”当是时，湖南郡县如岳州、华容、常德、龙阳等城多被贼陷，而湖北之贼由宜昌、枝江、松滋入太平口与西湖贼合，连陷澧州、安乡等城，贼氛蔓延湖南北。湖北巡抚青麟粮尽弃城走长沙，贼入武昌据之。诏诛青麟于荆州，以杨霨署湖广总督。

公整军东下。水师分三起，先遣褚汝航率炮船四营当前敌。陆师亦分三路，以塔齐布为中路驻新墙，胡林翼等由西路趋常德，江忠淑、林源恩等由东路趋崇、通。贼闻官军大至，弃常德、澧州，并力守岳州。公檄罗泽南、周凤山等助攻岳州。塔齐布破贼

于新墙，水师破贼于南津港。

七月初一日，官军克岳州府。捷闻。〈奉〉上谕：“览奏稍慰朕怀。汝能迅速东下，借此声威，或可扫除武汉之贼。朕日夜焦盼，忧思弥增，护船陆勇终恐未可深靠。”又〈奉上〉谕：“此次克复岳州，大获胜仗，湖南逆踪业就肃清，江路已通，重湖无阻。即着塔齐布、曾国藩会督水陆兵勇，乘此声威，迅速东下。力捣武汉贼巢，以冀荡平群丑。”钦此。官军破贼于城陵矶，乘胜逐北。值南风大作，师船不能回营，为贼所乘，褚汝航、夏銓、陈耀龙、何镇邦、诸殿元等前后战歿。公檄塔齐布击贼于雷鼓台，擒贼酋曾天养斩之。遣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，水师乘胜毁贼船几尽。我军大振。因疏称岳州四次获胜情形。〈奉〉上谕：“塔齐布、曾国藩自带兵以来，既未尝遇败而怯，定不致乘胜而骄，总宜于妥速之中持以慎重，则楚省贼踪渐可扫荡。”钦此。七月初三日，塔齐布等率陆军会李孟群、杨载福等水师尽平沿江两岸贼垒，穷追二百馀里至嘉鱼县境，群贼悉数东窜。公进驻驷山。捷闻。奉旨赏给三品顶戴。公疏称：“臣墨经从戎，不敢仰邀议叙，嗣后湖南一军再立功绩，无论何项褒荣概不敢受。”〈奉〉朱批：“知道了，殊不必如此固执。汝能国而忘家，鞠躬尽瘁，正可慰尔亡亲之志，尽孝之道莫大于是。酬庸褒绩，国家政令所在，断不因汝一请稍有参差。汝之隐衷朕知之，天下无不知也。”公疏陈：“道员李孟群忠勇奋发，思报父仇。该员服犹未阙，请从权统领水师，以专责成。”旨报可。

杨载福、彭玉麟〈等〉率水师乘胜东下，搜捕沿江汉港，贼船焚毁略尽，遂抵金口。塔齐布〈陆军〉破贼于羊楼司。八月初四日克崇阳县，又破贼于咸宁。公进驻嘉鱼。奉朱批：“汝等自湘潭大捷后屡次得手，有此声威，岂可自馁？惟利在速战，莫待两

下相持，师劳餉乏，大有可虑。塔齐布不致为崇阳一股牵制，方为万全。”公进驻金口。塔齐布、罗泽南破贼于横沟桥，遂与公师会。适荆州将军官文遣魁玉、杨昌泗等军五千人亦会于金口，因遣魁玉等击破沌口贼。

公集诸将商取武昌之策。罗泽南袖图进曰：“洪山、花园两路皆贼重兵所在，花园濒江环城，尤贼势所注。贼垒九座，每垒数千，长壕巨障袤延数里。吾所部不满三千，以当洪山之贼有馀，以击花园不足，请与塔将军分任之。花园、洪山贼垒破，武昌无自固之势，贼将自遁无忧也。”公曰：“罗君胜算，虏在吾目中矣。花园贼垒，仍烦君一行，请加派兵二千以助君。”泽南悉众攻花园，贼迎拒者望风披靡，乃距垒以守，泽南令军士皆手枪持满，伏地行近垒，始起立施枪，前者既登，后者继进，贼众自乱。自辰至酉，九垒皆克。水师同时并进，环垒贼船数千皆毁沉之。塔齐布复从他道攻克洪山，遂薄武昌城。环城贼垒悉破平之，城内之贼果宵遁，遂收复武昌（省城）。汉阳贼亦遁，是月廿三日也。捷闻。（奉）朱批：“览奏感慰实深。获此大胜，殊非意料所及！朕惟兢业自持，叩天速救民劫也。”又（奉上）谕：“此次克复两城，三日之内焚舟千馀，蹋平贼垒净尽，运筹决策甚合机宜。允宜立沛恩施，以酬劳勩。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、署理湖北巡抚，并加恩赏穿戴花翎。塔齐布着赏穿黄马褂，并赏给骑都尉世职。楚省大局已定，亟应分路进剿，由九江、安庆直抵金陵。沿江剿贼之事，朕以责之曾国藩、塔齐布；楚省防务及搜捕餘匪事宜，朕以责之杨霨。”公疏称：“母丧未除，遽就官职，得罪名教，不敢接受关防，仍由督臣收存。”（奉）朱批：“朕料汝必辞，又念及整师东下，署抚空有其名，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，赏给兵部侍郎衔。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，然官衔竟不书署抚，好名之过尚

小，违旨之罪甚大，着严行申飭。”

九月，诏以陶恩培为湖北巡抚。谕曰：“曾国藩既无地方之责，即可专力进剿，但必须统筹全局，毋令逆匪南北分窜，方为妥善。并随时知照江皖各抚及托明阿、向荣等，四路兜击，以期直捣金陵，迅奏肤功。”公统师东下，遣杨载福等破贼于蕲州，塔齐布克大冶县，罗泽南克兴国州。捷闻。奉上谕：“蕲州贼势尚众，水师既经攻剿得手，何以桂明等陆路一军未能赶到？曾国藩经朕畀以剿贼重任，事权不可不专。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员均归节制，倘有不遵调遣，或迁延畏葸贻误事机者，即着该侍郎专衔参奏，以肃戎行。”钦此。十月初一至初五日，官军连破贼于半壁山，斩馘万人。初八日，水师破贼于蕲州，贼退至田家镇。十三日，杨载福、彭玉麟等攻断横江铁锁，破贼于邬穴。贼弃田家镇而遁，是夕蕲州贼亦遁。水师径抵九江城下。塔齐布攻破富池口贼垒，遂与罗泽南率师北渡。公进驻田家镇。奉朱批：“获此大胜，皆因汝等和衷共济，调度有方，故能将士用命，以少击众。朕披览之余，感慰莫能言喻。”钦此。二十八日，塔齐布、罗泽南克广济县。十一月初四日，塔齐布等克黄梅县。〈奉〉上谕：“杨霈奏克复广济、黄梅一摺，所叙进攻九江情形，知该郡贼党尚复不少。塔齐布渡江而北，南岸官军即不能得手，是江西陆路兵勇殊不足恃，塔齐布仍须渡回南岸。倘南北两岸专恃一塔齐布奔驰追剿，则湖北、江西两省官兵岂不皆成虚设耶？”钦此。十二日，塔齐布、罗泽南破贼于孔陇驿，复捷于小池口。十四日，水师至湖口。公进驻九江城外。塔齐布率师南渡，驻军九江南门。公疏称：“湖北臬司胡林翼识略冠时，调令来浔助剿。副将王国才、都司毕金科驭军有法，请归调遣。”奉旨报可。又奉〈上谕〉：“曾国藩、塔齐布运筹决胜、戮力同心，麾下将士率皆转战无前，争先用命，皆

由曾国藩等调度有方，览奏之余，实堪嘉尚。曾国藩着〈恩赏〉穿黄马褂，并发去〈狐腿黄马褂〉一件，白玉四喜搬指一个，白玉巴图鲁翎管一枝，玉靶小刀一柄，火镰一把。〈交曾国藩祇领，以示优奖。〉钦此。〉

十二月初一日，水陆官军合攻九江城，贼坚守不能下。〈奉〉上谕：“我军自肃清浔江、进扼湖口以后，满拟九江郡城乘胜可克，乃连日焚毁贼船，踢破贼垒，而该逆死党仍负固坚守，殊属凶悍。贼情变幻靡常，着曾国藩、塔齐布相机筹画，不可稍有孟浪，致误事机。”钦此。初六日，胡林翼、罗泽南破贼于梅家洲。水师大捷于湖口，破其木簰贼卡。十二日，水师舢板驶入鄱阳湖，追贼至大姑塘，贼筑垒断其后路，遂与外江水师隔绝。二十五日，贼以小艇夜袭我营，公座船陷于贼，文卷荡然无存，急掉小舟驰入罗泽南营以免。公欲以身殉国，草遗疏千馀言，罗泽南力谏乃止，因上疏自劾。〈奉〉上谕：“水师锐气过甚，由湖口驶至姑塘以上，长龙、舢板各船与外江师船隔绝，以致逆氛顿炽，两次被贼袭营，办理未为得手。曾国藩自出岳州以后，与塔齐布等协力同心，扫除群丑，此时偶有小挫，尚于大局无损。曾国藩自请严议之处，着加恩宽免。”年终恩赏福字、荷包、银钱、银铤、食物等件。

咸丰五年。正月，皖贼大举犯湖北，总督杨霨退守德安。公遣胡林翼、王国才、石清吉等率六千人回援武汉，李孟群率舟师四十号援蕲、黄。

初四夜，东北风大作，师船泊九江者多被撞损。公飭外江炮船西赴鄂之金口，命李孟群、彭玉麟领之，而另设船厂于新堤镇，添制修补，以为后劲。其陷入内湖之水师，驶赴南昌，归江西巡抚调遣。公自督陆军攻九江未克，因疏陈办理错误之处：一在武